



劇幕四

第一幕

上海雜誌社編輯部

團 結

—— 四幕劇 ——

郝 琴 著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總 經 售

漢文帝優容南越王之詔：有句不忍「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南越王終得感服。內部團結，槍口向外。漢武帝征服匈奴之武功，實基於此。

五代末年，吳越王錢繆擁有江浙閩粵諸地，並不據以自雄，宋太祖因成統一之業。

張一塵先生在

蔣委員長招宴年老參政員席上演詞錄自
香港大公報四月十八日「論憲政」文中。

團 結 (四幕劇)

劇中人：

母親 五十八歲

俞鑑泉 長子，三十四歲

俞鑑清 次子，二十九歲

俞鑑明 三子，二十七歲

呂夢娥 鑑泉妻，二十八歲

李星元 母親之弟，五十二歲

俞揚 鑑泉之子，十一歲

鄭菲 泉鑑之女，九歲

王意得 鑑泉之友三十二歲

張順才 俞氏老僕，五十六歲

張小順 順才養子，十八歲

陶玉蘭 女學生代表，十九歲

鄧雄駿 男學生代表甲，二十一歲

陳國棟 男學生代表乙，二十歲

曹壯輝 男學生代表丙，十九歲

第一幕

俞家的客廳——正面是四扇屏門，兩旁各有一個邊門，通到內室，這屋子被兩根柱子分成三間，中央一間較大，左右兩間顯得狹小，柱子也不粗大，雖有雕刻，卻很平常。

屏風上懸掛着一幅中堂，兩副對聯，筆墨都很老勁，屏風前的案几方桌上面放了一些花瓶時鐘，靠近柱子的兩旁，各有兩張圈椅，一張茶几，一個痰盂。（左邊的一個破了）在富中——那個方桌的前面還有一張新式圓抬，四週圍了籐椅。上面有四張六角掛燈。

那幅中堂之上是一塊「樹德堂」三字橫扁。柱子上也掛了「齊家有道惟存厚，處世無奇但率真」的聯句。這裏面的一切陳設，雖屬完全，但很不調和。也不華貴，就四張椅子來說吧；雖然是圈椅，可是質料並不是海梅紅木，卻是通用的檜樹。並且漆已掉落，形式也似乎較小。屏風和四壁自然是黯淡無光，右邊

的一間裏。卻有一張新的雙人沙發和電話機，左邊的一間：竟擱了一根竹竿，兩件衣服掛在上面飄揚，這間的頂端是一個通到大門的六角小門。

也許是天熱吧！廳前的窗簾的御去了，所以一直可看到內裏。

母親是個忠厚端正的婦人，知禮義，具有舊式女人一切的美德。她老了；頭髮花白，不帶眼鏡便不能作事。額上的皺紋和手上的雞皮，都證明她經歷過許多苦辛，她沉默寡言。

幕啓時：母親正坐在圈椅上縫衣服。

鑑清（次子）從後面走來，他穿一件寬大而短的袍子，頭髮蓬着，戴了深度的眼鏡，脊背微屈，樣子很撇扭，然而精神很好。一講話便流露熱情，他嘴唇吹着船夫曲的調子，走到電話機前，搖了搖，拿起聽筒。

鑑清

（打電話）喂！勞駕！請您接國民中學：「一〇四七五」……喂！那兒？你是國民中學。請你到高三教室找鄧雄駿鄧先生來講話，……是，是學生，行

勞駕！勞駕！……喂！您是鄧同志，……我是俞鑑清，……是的，是的，時事討論會的同志都到齊啦嗎？……好，我就去，還在上次的那個地方，……怎麼？今天的請願，您當了代表，好極了，……好，再見！再見！（他放好電話，搖了搖，打算出去。）

母親（微微的抬頭）是鑑清嗎？

鑑清 嗯，不錯，是我。

母 你有事麼？

清 沒有事。

母 你別出去！

清 行，可以可以。（一面答應，一面卻一溜烟的出去了。）

（母親並不介意，仍舊縫補衣服，一會她的兒媳呂夢娥回來了。她是一個尖刁潑辣的女人，雖然做了兩個十歲孩子的母親，仍舊打扮得很妖豔。可是粉和胭

脂掩蓋不了那婦人的面龐。她很聰明，她很會說，那種說話，雖然使得母親們忠厚人畏如蛇蝎。但却得着她丈夫俞鑑泉等男人的喜愛。她昨天打了一夜的麻將，疲倦的回家，大概是沒見到丈夫歡迎，她所以剛進門就嚷起來。）

夢娥聲 鑑泉！鑑泉！

（母親沒有聽到）

夢娥 （大聲 ） 鑑泉！鑑泉！

（母親只顧縫補衣服，並未留意。）

夢娥 （入） 鑑泉！（見母生氣的）嘿！我還以為家裏人都死光呢！

母 （見娥帶笑的）才回來麼？你嚷甚麼呀？

娥 叫了半天，沒人答應，我還以為家裏人都死了哩！

母 我，我不是坐在這裏麼！

娥 是呀！可是我叫了半天，沒人答應，豈不是死光了麼！

母（氣極）少奶奶！你別這末氣我呀！

娥 嘿！我敢給氣你受嗎？你那個寶貝鬼神似的坐在屋裏，當了官的三少爺，回來。天天瞧我不順眼，我再給氣你受，他們還不一個拿手槍，一個拿斧頭，打死我嗎。

母（顫慄的氣得說不出話）你！……你！你！

娥（兇惡的）怎麼？你是不是叫他們打死我？！

母（顫慄流淚）你！

（在這當兒，紳士模樣的李星元由屏風出現了。）

星元（解圍的）別鬧！別鬧！嚷些甚麼？

娥 真是——

星（對母）二姐！你息息氣吧！別和他們年青的人鬥嘴。（向娥）怎麼啦？今天又輸了嗎？

娥 輸了。

星 輸多少？

娥 五十多。

星 昨天打了一夜？

娥 噫，今天六點才息。

星 那幾人是誰？

娥 意得，王科長，劉少奶奶，那個劉少奶奶真不是東西；本來我輸得不多，最後一牌萬字三番下地，意得碰白板，碰九索，她熟九萬不打。——大概吊意得的膀子；——打西風讓他和三台，一出進，就是四十多。真是這個不要臉的東西。

星 得了！改天再去翻本。好在近來鑑泉的買賣很賺錢，進去翻覺吧。

娥 （考問的）鑑泉吧？

星 他有重要的事情，在後面看信哩。

娥（望母一眼）真是……（進去）

星 別氣了！「不痴不聾，不作阿家翁。」

母（拭淚）不氣，我已經忍了八九年了。自從鑑泉討了媳婦，我是天天受氣，（難過的落淚。）

星 他們年青人的性子有點那個。

母（懊惱的）鑑泉的爸爸去世之後，我三十五歲就守節，辛辛苦苦給三個孩子帶大，想不到還要受媳婦氣。鑑泉幫助她欺負我，真是討了媳婦反丟掉兒子了。

星 別難過了！我說，你是苦盡甘來了。近來老大的生意大有起色，你最歡喜的老三又昇了團長。安全的回來你還不開心嗎？

母（稍喜的）老三是個好孩子，只有他孝順我。

（俞鑑泉輕飄飄的從屏風後登場了。他身材高而瘦，穿了一件綢夾袍子，上面

解着小馬來。口袋中垂下金表鍊，手上拿着信封信紙，他剛聽見夫人夢娥的話出來，又聽見母親誇贊老三，怎麼不生氣呢！

鑑泉 老三好！老三好你就跟他走！

母（驚）我，我並沒說甚麼。

泉 你沒說甚麼！等一會獨個兒跟老三講好啦。

星 喂！鑑泉你這算甚麼？話說過就管了，我們還是談正經事。

泉（命令式的）快些進去！

（母親忍氣吞聲入內）

泉 剛才張鴻老送了這封信來，我才完全明白了。

星 究竟誰跟我們搗亂呢？

泉 不是陳恩昌，也不是王德壽。

星 那麼究竟是誰呢？

泉 是那些忘八旦的學生。

星 (詫異的) 喔！哦？

泉 陳恩昌和王德壽兩個小子，雖然瞧紅了眼。嘴上放風要去報告，可是他知道我們的利害，不敢真做。那些學生，現在停課了。整天沒事做，只在街上檢查，誰知在昨天的夜裏，給他們碰到了。

星 我們可以不承認這是私貨，不承認是我們店裏的，讓他去充公行啦。

泉 可是他們把房主押起來，房主已經說出走石老認租的，石老是我們店裏的股東，他們自然不放鬆我們啦。

星 我們不承認這是私貨，我看這批貨的骨子很硬，簡直不承認是東洋貨。

泉 這一點我已經託人說話，可是給石老弄糟了。

星 怎麼呢？

泉 抗敵後援會聽說這屋子是石老認租的。就派人找石老談話，誰知石老膽子太小

，聽見這回事，就在深夜帶着小小細軟逃走了，你瞧，這一來，不是更露出馬腳嗎？石紹襄是大仁的股東，是誰都知道的。我們怎麼能夠逃出這關係呢？

星（焦急的）現在我們怎末辦呢？

泉現在我和張鴻老都竭力託人講話。好在本地各界領袖，平時都和我們拉攏，並且有幾個受過鴻老（以手做錢勢）這個的，到了這個時候，他們不致於爲難，只要我們給他們一些暗示，總會幫忙的。

星（放心的）對，你這話很有道理。

泉不過學生鬧得很利害，聽說他們開緊急會議，擴大宣傳，要求嚴厲制裁哩！

星那些小子，曉得有嘛用？

泉你別小看了他們，他們也有他們的辦法，假使鬧得利害，給上面知道，就會認真查辦。鎮江就爲這件事，鎗斃了幾個人呢！

星（不寒而慄）是的，鬧大了倒很麻煩，最好還在未擴大之前料理一下。

泉 我想找一個接近學生的朋友，在暗中替我們疏通疏通，或者調解調解，可是我們這班人之中，竟沒有一個得到學生們信仰的。

星 有的，有的，鑑泉你真是聰敏一世，糊塗一時。

泉 誰？你說的莫不是郭校長，嚇！那個傢伙賺錢都賺昏了。學生們恨死他，那裏還會聽他的話呢？

星 不是，我說這個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泉 難到舅舅平常和學生們接近嗎？

星 你又弄錯了，我說這個人是老三。

泉 老三？！

星 對，老三這次從前線受傷回來，學生們時常獻花歡宴，又推他做抗敵後援會名譽會長，對他直是欽佩之至，要是他在裏面調停一下，不是馬上風平浪靜麼！
泉 這個我怎麼會不知道，可是您難道不知道他跟我不對勁嗎？

星 不對勁歸不對勁；這件事情關係全家名譽利益和人命，他還再鬧意見嗎？！

泉 老三向來是沾名釣譽的，說不定要來個大義滅親。

星 那裏有這回事；人都有個情份，你是他嫡親哥哥，並且母親還在。

泉 再說吧！

星 我看你得好好的向老三要求要求。

泉 要我跟他求情，死都不幹的，但願東洋人早點打到這裏到吧了。

星 聽說這幾天消息不好，大場很吃緊。

泉 如果一口氣打到這裏，甚麼事都沒有了。

（油腔滑調小狐狸式的張小順從六角門跑進了。）

小順 （似乎機密的）大少爺！三少回來了。

星 正好，你和他談一談。

（一個健強整潔的軍官；愈鑑明以端正的步伐走進了，他武裝整齊——上校領

章，皮裹腿，左輪鎗，華達呢的軍服。面孔紅黑，鬍子剃得很光，姿勢也正偉。
。是現在的標準軍人。）

鑑明 舅舅來了，前天多謝得很。

星 那裏話你很忙麼？

明 沒有事。

星 今天開會有甚麼特別的事麼？

明 沒有甚麼，全是例行的事，不過：昨天夜裏查到一批私貨。

星 （探試的）哦！這件事怎麼了？

明 現在才知道一個姓石的關係，他已經逃走了。

星 今天回家很早！

明 是的，會還沒開完。因為我接到全縣學生救亡協會的電話，說他們同學今天到

這裏來慰勞，已經走在路上，所以我先退席趕回來等候他們。

是你真是光榮的民族英雄。哈哈！

明 那裏話，自從到後方來休養，同胞們待我那樣的好，直教我們又慚愧，又感激，自己恨爲甚麼不戰死。

星 不容易，不容易，這都是性命換來的。

明（向泉）今天在開會之前，跟一個黨部的同志閒談，他無意中說到有一天，你在茶館裏跟人講「日本只跟軍隊打仗，與商人沒關係」，你爲甚麼要講這樣的話呢？

泉 咦！現在不是言論自由嗎？

明（怒）漢奸的言論，絕對沒有自由的。

泉（緩和的）好，你說我們應當怎末做？

明 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像我們這樣人家，大可以賣點產業，捐助國家，幫助抗戰。

泉（又鬥嘴了）錢捐給國家，母親和你嫂子，小菲，小揚，這一大夥子吃甚麼呢？

朋（厲聲的）吃苦！

泉 吃苦？

朋 現在百十萬的同志在前線浴血抗戰，千百萬的同胞流離失所，萬萬的弟兄姊妹在敵人刺刀下討生活。我們吃點苦算甚麼？還要留幾個臭錢，又麻雀，吃館子嗎？

泉 你的演說真好，聲音好聽極了。

朋 我是不會說好聽的話的，我說過將性命獻給國家，事實上已經做到。

泉 像你這樣的民族英雄，又有幾個呢。

朋 你何必自暴自棄，只要你肯向這條路上走，也可以達到目的。

泉 我才不那樣傻呢！

明 像你這樣的聰明人，我到希望國家少有幾個，（救亡歌聲自遠而近，泉等留意聽）。

小順 （入神氣活現的立正）報告三少爺，外面有很多學生等您。

明 好，我就來，（四下望了望）怎麼家裏亂得這樣，你先順一順，先把那個（指竹竿）拿走。

小順 是。——

（鑑明由六角門出，小順將竹竿拿走）

泉 又是碰釘子。

星 你何必跟他拌嘴呢？

（掌聲）

鑑明聲 本來應當請諸位一起家來坐坐，可是屋子太小，沒有辦法。只好委屈諸位

一會吧！

（掌聲）

鑑明聲 請！請！

墨元 我們還到後面去吧？

鑑泉 好，就在後面聽一會。

（二人轉入屏門後，鑑明與四學生代表入）

明 請坐！請坐！簡直不像樣子。

代表甲 那裏話，俞長官別客氣。

明 請坐！請坐！

（一起坐下，小順敬茶）

乙（立起）俞長官真是民族英雄：有這樣的民族英雄，是國家的榮幸，更是本縣的榮幸，我們代表全縣同學，向俞長官致最敬禮。

（全體立起鞠躬，明答禮）

丙 俞長官這樣的忠勇，不負委員長（明急立正甲乙亦立正）的教誨。我們今天製了

一點東西送給俞長官，作永久紀念。蜜司陶！——

陶玉蘭（取榮譽章）本人代表全縣同學，向俞長官致永久敬意。

（鞠躬，將章佩于鑑明衣上）

明 不敢當！不敢當！真是担当不起。

（懸好，四人鼓掌）

明（答禮，感激的）諸位這樣，真叫我感激極了。過幾天，再上前線時，我定以所有熱血，報答諸位的盛意。（皆坐下）

甲 俞長官的健康完全恢復了嗎？

明 完全恢復了，陳博士真了不起，短短的一個多月，給我將十一處傷完全醫好了。

陶 他們對於爲國受傷的長官，自然應該細心調治的。

甲 俞長官可以將受傷的經過，講給我們聽嗎？

明 可以，可以，我們開到南口那方面去的時候，我還是連長，戰事很激烈，這些情形報紙上登載很多，不多講了。八月十七那天，我們營長受傷，我奉令代理營長的指揮任務。十九那天，因為敵人從旁襲擊，所以戰鬥地面拉得很長，敵人的炮火是十二分猛烈的，敵機也在天空助戰，不幸團長中彈陣亡，團附和劉營長又受傷，我又奉令代理團長，在第一線指揮，隨後有個炮彈，落在我身邊，我便有五處流血，那時正在衝鋒，我不能退下去，使得陣面鬆動。只得咬住牙拼命的幹下去，經過了兩個鐘點的奮鬥，弟兄們視死如歸犧牲肝烈，敵人被擊退了。可是我又中幾粒鎗傷，流血過多，不知人事了。

丙 俞長官的忠勇真令我五體投地。

明 那裏話，現在比我更忠勇的，成千上萬呢。

丙 所以本着這樣大無畏的精神，我們的勝利是有把握的。

甲 我們今天到俞長官府上來，有兩種任務，第一、是向爲國流血的俞長官致敬意。第二是向我們的俞會長——抗敵後援會的會長，要求一件事。

明 甚麼事，請講吧。

甲 蜜司特陳向俞會長報告吧。

乙 好，我們同學昨天晚上查到一批私貨，會長知道麼？

明 剛才開會聽見講起，我正打算追究這事，那麼就請陳同志講好啦。

乙 前天我們有個同學下鄉宣傳深夜歸家，看見六個挑夫，抬着大箱子在街上走。那個領路的鬼頭鬼腦，他就跟在後面，看他們抬到一個屋子裏去，昨天他跟着我們說啦，我們就一同到那間屋子去調查。誰知那個看門的拚命不讓我們進去，我們更加疑心了，那時天已黑了，我們招了大批同學，衝了進去，原來裏面有一間很大很僻靜的屋子，裏面堆了百十箱人造絲的布疋。看樣子簡直是敵貨，並沒有抗敵後援會的封條。

明 以後怎樣處置呢？

乙 我們找了這屋子的主人談話。他說出這屋子是一個姓石的叫石紹襄認租的。我們又問明這姓石的住址，跑到他家裏，天已快亮了。誰知他家物件零亂，箱子開着，一個人都沒有了。

明 這件事很容易明白，只要調查出姓石的平時關係人物，就可以把這些奸商一網打盡了。

甲 我們已經知道一些關係。

明 甚麼關係呢？

甲 據說，

明 怎麼？

乙 據說石紹襄是大仁布莊的股東。

明 大仁布莊，是不是我們家兄鑑明經理的那個大仁布莊。

丙 正是。

甲 所以我們第一項任務，是要求俞會長秉公辦理嚴厲的制裁奸商。

明（了解的）你們的來意我完全明白，不過你們放心，我和奸商絕不兩立，在任何的情形之下，絕不會動搖。我決定追究這件事情，不讓一個漏網。

陶 謝謝俞會長，俞會長的忠勇正直，我們早就知道。

丙 我們這樣的打擾，非常的抱歉，希望長官原宥。

明 那兒話，諸位做得不錯。

甲 我們就向俞長官告辭了。

明 好，我也不留你們啦，外面同學站得很久了。

（鑑明送四學生代表由六角門出，星元、鑑泉從屏門後入跟在後面）

鑑明聲 諸位的要求，我完全答應，諸位的盛意我非常感激。

（鼓掌聲！）

羣衆聲 「再見！再見！」

「擁護爲國流血的俞長官！」

「擁護俞會長嚴厲制裁奸商！」

「打倒奸商！」

「俞長官萬歲！」

（救亡歌聲起漸隱）

（鑑泉星元後退，鑑明匆匆入）

明 石紹襄你們可認識。

泉 呃？認識？他是大仁的股東。這個人很靠不住。

明 是因爲他胆子小。

泉 不是，這個人很調皮。

明 嘿調皮的人有的是。

(匆匆走進)

泉 老三，站住，咱們弟兄倆痛快的談乙談。

明 有甚麼要的事，你說吧。

泉 我問你對於這件事，究竟怎樣處置。

明 甚麼事？

泉 別裝糊塗，就是——

明 就是甚麼？

泉 學生們談的私貨的事。

明 這件事麼！我明白的對你說，我是追究到底，不放鬆一個。——這時候，敵用優越的火力殘殺我們，竟然還有人送錢給敵人購製火力。對於這樣喪心病狂的漢奸，有甚麼可以客氣呢！

泉 (竭力緩和) 你的話很有道理，然而這批貨並不是東洋貨，不過是些漏稅的花

旗布吧了。至於那個石紹襄，他莫明其妙，聽說有人抓他，他不問情由就逃走了，也許立刻就要回轉。

明 那麼等他回轉再說吧！（要走又站住）照你說，這些洋貨的主人是誰呢？

泉 這到說不清，不過聽人說有張鴻芝的關係。

明 是不是住在大西街，那個胖胖的張鴻芝。

星 對，就是他，他是很體面的人物，和你父親交誼最深，他那裏會做東洋貨呢！

泉 這決不是東洋貨，有甚麼證據說是東洋貨呢？

明 這個問題很簡單，關鍵是在是不是東洋貨，我到省政府裏請一位朋友查驗一下，就知道了。

泉 那個也好。

明 除去張鴻芝而外，你還知道別人？

泉 我怎麼會知道呢？不過老三我們兩個是嫡親弟兄，說起話來，都應當比外人親

熱些。

明 弟兄談話當能是親熱些，可是對付奸商就不然。因為奸商是涼血的，有甚麼親熱可說呢？

（堅決的入內）

泉 好，他媽的！大家拿出手腕來幹吧！看我老大可會死在你手裏。他媽的。

星 老三不肯幫忙，這事情糟啦。

泉 怕甚麼，事到如今，只有各耍各的手段，看誰捱過誰。

（鑑清匆匆的回來了）

泉 （向清發洩怒氣）你又到那裏去的？！

清 今天天氣很好，出走溜達溜達。

泉 你又鬼鬼祟祟的亂鑽，鬧出事來，又害我老大吃官司。

清 現在你要吃官司，與我沒有關係了。

泉 我告訴你，明兒不能出去！

清 難道還要鐵鏈子鎖我麼？！

泉 不過你當心一點好了。

星 喂！老二你不能怪鑑泉發急，你當初在大牢裏的時候，我們找十家公案多麼爲難，假使你現在在外面再鬧。叫我們——

（電話鈴子叫了）

小順 （跑進接電話）喂你是那兒？……三少爺在家。——好，就請他去。（掛好

電話）方委員請三少爺就去。（走入內室）

母 （與鑑明出）才回來，又要出去，真忙壞了。

明 不礙事，馬上就回轉（問鑑清）你回來了。

清 晤，（打量他）你這身衣服穿得真好。

明 你又瞧着不順眼麼？

清 這個勳章更加漂亮，你胸脯一挺，真有味兒。

明 這不是別人的血汗換來的，是我自己鮮血換來的。

清 那是沒說的，（拔出軍火魂）這玩意幹嘛用的？

明 我也不知道。（奪回）

清 我看辦西瓜，倒是挺好的。

明 （怒）開甚麼玩笑。

清 咳！你的架子真不小。

明 （不理）媽！我走了。

（向母與星元行一舉手禮）

清 向後轉！長步走！

（鑑明的動作十分之六式合口令，鑑泉哈哈的笑了）

——第一幕完——

第二幕

俞氏客廳，除去竹竿與衣服拿去已外，一切陳設與第一幕同。

俞鑑明與其姪俞揚俞菲談話。因心中爲事所擾，不像兩個孩子毫無芥蒂的愉快。

俞菲 三爺！告訴我，怎麼樣就是好學生。

鑑明 用心唸書守規則，不遲到早退，衣服要清潔，對人有禮貌。

俞揚（跑過來）三爺，我要做好學生。

明（替他整理衣服，扣好風紀扣），風紀扣子要扣好。衣服要整齊，走路身子要筆直，不要像你爸爸把頭伸在前面。

揚（昂首疾走）三爺是這樣嗎？

明（微笑）這太過分了，瞧我這樣。

菲 三爺！您教我們唱童子軍歌。

明 停一會，停一會。

揚 甚麼時候。

明 今天晚上。

菲 不，我要你就教，三爺！

明 不，我現在心裏有事。

揚 三爺您講岳飛的故事。

明 好？明天再講，今天三爺心裏難受。知道麼？你們到後面吃飯去罷。

菲 不，我要跟您玩呢。

明 你爸爸呢？

揚 在後面。

明 好，你們進去吃飯吧，吃完飯還要上學。

菲 不，飯沒有熟哩。

（說着，那個忠實的老僕張順才從後面出來了。）

順才（恭謹的）三少爺！飯好了，請您和小少爺小姐就去吧。

明 我剛才吃過點心，現在不餓，你們快去吃吧。

（孩子一溜烟跑走了，順才剛要轉身。）

明 張媽到那兒去了，怎麼家裏亂到這樣。

順 回少爺她有病，告假回去了。

明 怪道家裏亂到這樣呢？老太太年紀大了，嫂子成天只知道打牌。

順 是的，所以——本來張媽病得很重，我也告假照應她，我想到家裏要人，只好又來了。

明 今天好一些麼？

順 謝謝三少爺，好一些了。

明 明天你還可以回家照應去，你的身體好麼？

順 託少爺的福，還好。

明 我看你家小順人還聰明，我想叫他這次跟我一道出去。

順 那是他的造化，我跟了老爺一輩子，自然他應當跟住少爺。

明 不是這樣說，我的意思看他年紀很輕，人還聰明，打算有機會送他進一個訓練班，將來畢業自然可以做點事了。

順 少爺這樣肯提拔他，真是他的造化了。

明 我聽說他不是你親生的？

順 嗯，是的，不過五歲的時候就到我們這裏，我們待他就跟親生的沒有兩樣。

明 人還靠得住麼？

順 少爺好好的教訓他，總有希望的。

明 得啦，吃過飯你收拾收拾回家吧。

順 謝謝您，三少爺！

（夢娥出來了，剛吃過飯，兩孔紅紅的，嘴裏含了一根牙籤，不害氣向椅子上一坐。）

娥（一面挑牙）鑑明你怎麼不吃飯？

明我剛才吃過點心，慫吃過麼？

娥吃過了，你的事辦完麼？

明噫，沒有。

娥聽說你對於你大哥很懷疑，甚麼？

明唔，

娥我聽你大哥講，今天老二又跟你胡鬧。

明那，沒有事。

娥老二真不是東西，滿眼瞧不起人，隨便的胡鬧取笑，叫我就受不了。

明（敷衍）也許，因為他不甚麼得意吧！

娥 從前看見你就要吵架，現在脾氣雖然好一點，可是仍然沒正經講。

明 是的，最近脾氣好得多了。

娥 脾氣好一點，恐怕心眼更壞了，說不定，心裏有狠毒的陰謀哩！

明 大哥在後面幹嘛？

娥 他今天心裏悶，吃了一瓶酒，還沒有吃飯哩。

明 他有心思麼？

娥 沒有什麼心思，老二這樣下去，總會有一天跟你大大的搗亂的。

明 是麼？

娥 你跟他的仇恨，他完全記住，他有了機會，會下一個毒手的。

明 等着瞧吧。

娥 我說，你應當先給他點利害。

明 不過他還好，還知道以民族國家爲重。

娥 誰又不以民族國家爲重呢？

明 這很難說，賣國的漢奸有的是。

娥 你這樣原諒他，真可憐。

明 （聽不下去）嫂嫂您在這兒坐一會，我出去看一個朋友。（站起來就走）

娥 （吹了一口氣）噓！——

（屏門後鑑泉唉聲嘆氣的出現了，在廳上隨意吐了兩口痰，踱着半醉的方步。）

娥 鑑泉我要做兩件衣服，你得給我一百塊錢呀！

泉 （眼睛一番）你就是跟我要錢。

娥 咳！笑話，我不跟你要錢，難道叫我跟別的男人要錢麼？

泉 要錢也應當有個數目，這個月化去三四百了。

娥 三四百算個甚麼！你瞧張鴻芝家姨太太，一個月，起碼要化一千多哩。

泉 人家是甚麼家當，我那裏有許多錢。

娥 喂！你這兩個月的生意，不是挺好麼？

泉 這兩月生意是不錯，以前虧空太多啦，拿這兩個月賺的還債，還差得遠呢。

娥 以前的虧空，不能怨我呀。誰叫你花天酒地的胡調，一個人包了幾個娼姐，我今天不跟你說，你還怨我麼？

泉 誰誰又敢怨你呢！

娥 沒有怨我，乾脆一點拿錢來，少一個也不成。

泉 （屈膝的）可是太太，您老真不知道我的苦衷。

娥 甚麼苦衷，你說呀！

泉 人家要我的命，你還不知道呢！

娥 得！得！你得說呀。

泉 販東洋貨的事情，給學生們吵翻了，老三不但不肯幫忙，還跟我打官腔，要認真查辦，要抓住這個把柄，送我死命，乘他的心，我都急死了。

娥 唔，就這一點事麼？

泉 這件事不小，我的太太！

娥 你就沒有辦法麼？

泉 難道你還有甚麼辦法麼！

娥 唔，也許有的。

泉 對，我真糊塗，忘記跟你商量了。

娥 你那兒放我在眼裏。

泉 天地良心，這一次我真急昏了。

娥 你就這樣急麼？

泉 好，好，你把辦法說給我聽。

娥 忙甚麼，（拿出香烟）火柴呢？

泉 這兒有。（劃火燃烟）

娥（吸煙悠悠然的）你到過跑馬場沒有？

泉到過，去年我們到上海去玩，不是一同去看賽馬的麼！

娥唔，賽馬的時候，如果有三匹最快的馬搶第一，如果當中有兩個打起來，其餘一個不是一定是第一了麼。

泉自然是第一，可是談這個幹嘛，我們還是談正經。

娥你真是一個銀樣臘槍頭，我不是在講正經嗎。我的意思是說，在家裏老三和你固然不對，可是除了你們兩個，不是還有一個對頭嗎？三個人互相是對頭，不是像三匹馬賽跑麼。

泉喔，你說還有一個對頭，是不是老二？

娥對，就是老二。

順才（由六角門入內）王少爺來了。

泉（焦急的）快請。

嫩（愉快的）快請。

（不等他們請，那個滿面笑容，神氣活現的王意得已經走進了，後面跟着李星元。）

意得（機密的伸伸三指）在家嗎？

泉都出去了。

意你們剛才說甚麼老二，老二，難道你們已經知道這件事是老二幹的麼？

泉甚麼事？是老二幹的。

意你們剛才不是說老二麼。

嫩我們講的是另一件事，意得你坐下來講呀。

意那件事有新消息麼？

泉老三已經答應，請省裏派委員檢驗，這條緩兵之計算是行通了，我們打點打點，或者運動這位委員一下，事情壞不了的。

意 你們老二出去了麼？

泉 出去了，出去了。

意 你不該讓他出去的。

娥 怎麼？老二做了甚麼事啦，意得！你快說呀。

意 你們知道暗下鼓動學生搗亂的是誰？

泉 難道是老二麼？

意 豈敢，豈敢。

泉 該死畜牲，怎麼又做這樣事了。你怎麼知道的？

意 張鴻老叫我到鄉下接洽一件事，回來的時候，看見田埂子上有兩個人散步。

一個是令弟，一個是領頭鬧事的學生。你說這件事情，還不十分清楚麼？

泉 該死，該死！畜牲，畜牲！

意 所以我趕快約星老到這裏來，叫你留神一點。

泉 好，好，老二老三都要我的命，一個大刀闊斧，一個暗中冷箭，好，好。

娥 你發急有甚嘛用呢？得以毒攻毒，拿出手段來對付。

意 對，嫂子肚裏有的是貨色，講出來給我們聽吧。

娥 老二的事情我早就有數了，我剛才不是說過了麼，你們弟兄三個互相競爭，互相搗亂。就和三匹馬賽跑似的。我剛才不是打過比喻麼？三匹馬搶先如果當中有兩匹打起來，另一匹一定是第一，老二老三和你固然是對頭，可是他們也互相是對頭，如果引得他們打起來，你不是大大的翻身了麼？

意 嫂子的話，講得極有道理。

泉 話是說得不錯，可是怎麼樣使得他們鬧起來呢？

娥 別忙，聽我說，現在的情形是挺壞的，他們兩個又共同的對付你，如果使得他們兩個鬧起來，不但拆散了他們聯合的，並且減少他們對於你的注意，這時候你就大大活動。等到得勢，就可以將他們一一打倒了。

意 對呀，對極了。

泉 這自然囉，可是有甚麼辦法，叫他們鬧起來呢！

娥 你忘記嗎？老二和老三前幾年是有很深的仇恨。現在他們不提，我們得在旁邊撮弄撮弄，煽煽小扇子，他們自然會昂烟冒火的，我剛才就跟老三說過，老三口雖不言，心中大概動了，第二我們要雙方說謊，造一些謠言，看見老三，就說老二暗下跟你和好了。在老二面前，就說老三跟你諒解了，這樣叫他們雙方懷疑，互相監視，互相麻煩，就是不鬧起來，也就把他們注意你的力量分散了。

意 （媚媚五體投地的）嫂子真是雄才大略，挺括括的政治家，鑑泉我們簡直要拜倒石榴裙下了。

星 （插嘴）可是這樣，他們會就鬧起來嗎？

泉 是的，這樣——一時大概鬧不起來，雖然他們互相麻煩。

娥（吐出一大堆煙渣）要得快，還有一個辦法。

泉 甚麼辦法？

娥 就要下一下毒手。（立起來，與意得耳語。）

泉（跑過來）甚麼？甚麼？

（夢娥又與鑑泉耳語星元也去聽。）

意 好計；妙極了，妙極了。

泉（也眉飛色舞的）可是這張電報到那兒去弄呢？

意 電報紙還不容易找嗎！不過——電報局的紙是不行，他們也許會到電報局去調查。最好到印刷局重印一種報紙也像是密電的樣子。

泉 印刷局也要靠得住才行。

意 那有辦法 張鴻老的表姪，就是開印刷店辦小報，這還靠不住嗎？我馬上就去，今兒晚上就可以有。

娥（高興的）事不宜遲，意得！你就今兒晚上拿來吧。

意行！

泉這個主意一定有效率，真是一家有賢妻，男人不遭橫事」了。

娥（賣弄的）他們兩個性情都急，一鬧起來，一定會動刀動槍，拚個你死我活哩！

星這個計是好可是太毒了，何必叫他們拚死活呢，我看——

意得，得，星翁你又要做好人了，常言道無毒不丈夫，不下點毒手，怎麼成得起大事哩。

泉對，舅舅，別多說了。

星唉！這也是劫數。

泉就去印電報紙，立刻打起來就好了。

娥（故意說慢話）你們男人都是這樣性急，應當要用點工夫哩。

意（鄭重其事的）鑑泉過來，我們說幾句話。

（與鑑泉耳語。）

泉（驚喜的）張鴻老已經和他們接洽妥當了。

意那當然了，這不但關係我們以後的發展，並且也可以避免最近難關。（低聲）

如果東洋人打到這個地方，私貨的事情還有誰敢管呢！

泉這是一個最澈底的辦法，不過這兩件互相有連帶關係，我們得雙管齊下。

意（追一句）鑑泉這件事情是幹定了。等一會到張鴻老家裏再詳細的談一談大

概，我們都決心幹了，事成之後反正少不了你的委員。

泉一句話！你知道我向來不會落後，事到如今，我們還不借此翻本麼。

星（顫慄的）鑑泉！……鑑泉！……你說這事情能幹麼？

意星老就這麼胆小，鑑泉這兒不是講話的地方，你把他帶到後面去。

星我想……

意思麼，走，走。（推之入內）

意（重新坐下得意的）瞧我的本領怎樣，只剩咱們兩個了。

娥（用手在意得額上一點）算你能幹。（王意得笑）你們又要翻甚麼花樣，如果有了危險，叫我怎麼辦呢？

意（又怕起來了。）我告訴你，現在是我們翻身的時候，你知道這幾年這些小子當道，我們都悶夠，做生意，抽煙，打牌，開房間那樣都要受限制，現在有這樣翻身的機會，還能錯過麼？

娥可是做這樣的事，危險得很呀！

意（有聲）甚麼危險只要事前祕密一點，來得夠胆大心細，各方面拉攏得好，決不會出事的，老實說就是地方上的人知道風聲也沒有多大關係，第一平時我們跟他們有聯絡，第二他們知道這個地方遲早要被東洋人佔據的，他們的老小財產還要人照顧還不心照不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算了——比如北伐的時候張鴻芝

在這城裏頭還不算一個角色，革命軍到了，他第一掛青天白日旗，黨軍就給他商會委員。張宗昌隊伍反攻過來，他又焚香跪接，張大帥叫他代理縣長，革命軍再來的時候，大家都以爲他完了，可是他帶了三千斤豬肉去歡迎勞軍，見了軍長說了多少好話，保留有他的勢力，有甚麼危險，只要來得神氣，老百姓要人保護啊！

娥 人家不說你朝三暮四麼？

意 那有甚麼關係，這叫做政治手腕。

娥 （點頭）我懂得，誰待勢，誰順誰，就是政治手腕。

意 對，一點也不錯。一個要想永遠幸福的政治家就得和妓女一樣，誰有錢有勢就倚靠誰。

娥 現在還是張鴻芝領頭幹嗎？

意 當然啦！這幾年，他的勢力漸漸減小，家裏一天一天的冷落，他還不惜這個

機會，恢復他過去的勢力、過去的光榮嗎？

娥 他領頭，你們做甚：呢？

意 鑑泉跟我是他最賞識的能幹人，他做了頭兒，我們反正少不了局長科長。

娥 那時候你可抖啦！甚麼劉少奶奶呀，玉蘭黛綠呀。還个一一的上手麼？

意 嘖，嘖，你倒預先吃醋了，其實我除你而外，心中沒有第二個人的。

娥 得啦！得啦！你別在我面前說好話，還是忙你的正經去。

意 你就這麼忍心叫我出去麼。（拉她的手）

娥 （掙開）當心一點，這是俞家的樹德堂，上次給老二看見，不是當面罵了一頓。

意 你家老二不是東西，真會煞風景。

娥 我恨死他了，所以我總會有一天叫老三拿手槍打死他。

意 我託你想二百塊錢法子，怎麼樣了？

娥 大概沒有問題吧？

意 那麼明兒午後六點鐘，帶了去老地方。

娥 我不去。

意 去一次，去一次。

娥 我不。

（電話鈴子叫了，小順跑進接電話）

意 （接過來）喂！你是那兒？——我是意得，——你是老謝我一聽說話，就知道

，——好，好，就來，就來，（掛好電話，向娥）我有事去不陪你了。

娥 請吧！

（鑑泉已和星元同出來了）

泉 那兒的電話？

意 老謝來的電話，說鴻老叫我們趕快去，上海來了兩個人。

泉好，就去。

星（退縮的）我看，……我回去了。

泉去，去。

意（向娥）再見。

娥再見！

（他們都一齊走出了。夢娥伸伸腰，又燒了一根烟。）

母（從後面追）他們都出去了麼？你還不回一個字呢啊！

娥（故意的面道眉毛逆攏）嘆了一口氣，那夢開得着，愁都愁死了。

母又有甚麼事情啊？

娥你還不知道麼？老二老三聯合起來對付老大，一個拿槍，一個拿刀，要我們的命了。

母又爲甚麼事鬧呀？

娥 他們都說老大販私貨，要把他抓起來槍斃，莫說老大沒有販私貨，就是販私貨

也是爲着這個家，爲着養活你老人家呀！你老人家得勸勸他們。

母 （哽）不過那兩個孩子的脾氣都很固執，我勸他們也沒有用啊。

娥 都是你養的好兒子，如果老大有個長短，叫我怎麼辦呢？（表演的哭起來）

母 （急）大奶奶別哭，有話好好講呀。

（她越發號啕得利害，順手摔破一個茶杯）。

（母親無主意，也急哭了，跑了進去）。

（她見母親嚇哭進去，嘆喟的笑了）。

（鑑清疲頓的進來了，坐在椅子上，掏出小冊子看。）

清 （打量了一會）剛才只有耗子在這兒鬧麼？

娥 誰說的？

清 我看茶杯破在地上，以爲是他撞翻了的。

娥 喂！老二！我告訴你一件事。

清 你說好了。

娥 昨天老三不是跟老太鬧翻了嗎？

清 唔。

娥 今天他們又和好了，剛才還在一桌上吃飯呢。

清 是麼？

娥 自然囉，老大有的是錢，老三有的是勢，兩人一和好，不是大家都冇錢有勢麼。

清 噢！

娥 今兒我本來打算替你拉攏拉攏，弟兄三個一同和和氣氣不是好麼，可是老三不放你過去，他說你跟他是死對頭，除非你跟他磕頭，陪不是他才算哩。

清（冷笑）他是這末說麼？

娥 是呀！並且他還跟我們吹牛，說你要跟他和好，他不答應，其實我們就知道這話是假的，因為我知道你不能放棄你的主張呀！你的主張是很對的，我小時候就很贊成，你能夠放棄你的主張向他屈服嗎？（情不自禁的轉過頭去做一個鬼臉）

清 妙極了，大嫂竟然贊成我們的主張，妙極了。哈哈！哈！

娥 你別笑，我告訴你，你當心一點。

清 怎麼？

娥 （神祕的）老三說到最後露出一句，關於你性命的話。——大概他不讓你翻身，也許是他上官的命令。——說就在這兩天之內，找你一個錯處，要你的命哩。

清 好，等着瞧吧。

娥 真的，你當心一點，老實說你跟老三不對，我們也跟他不對，知道這消息，還不告訴你嗎？到了那個時候，你就知道我的話不錯了。

小順（從六角門入手持鑑明外套向夢娥）三爺爺回家了。

（鑑清立起。）

（夢娥恐慌。）

（鑑明進內。）

（鑑明與鑑清趨近二人怒目而視。）

（小順欲在鑑明前表示忠勇，捲袖奔向鑑清。）

明（喝止）怎麼小順是我叫你這樣的麼？

小 是！（退回）

（鑑泉與鑑清仍互視。）

第二幕

俞鑑清的半個臥室。(是正角三角形的，不是長方形的，)——這屋子狹小，而陳設簡單，正面中央方角處，站立一個古色古香的書櫥，現在裏面滿沉的卻是唯物論的新式書籍。右邊睡了一張床，上面只有一條棉被，顏色已是灰黯了，床的斜對面，書櫥的左邊有一張方桌，上面很亂的堆着書紙筆硯洋燈，桌子的下面是一張圓橙，桌子的上面是一扇窗子，糊的紙大都破碎了，再左邊便是房門，惟一出入的所在。在右面床上面的板壁上，懸掛了一張列寧的像片，和一張高爾基頭部的木刻像，在床和桌的中央，堆置了十幾片木柴，一個利斧一張矮橙。

開幕時：天已晚了，各物都看不清楚，靜靜的沒有人聲，一個黑影——張小順從門口出現了；他鬼頭鬼腦用電棒四下照射，仔細的張望，當電棒射到高爾基木刻像上時，那個巨大的雙目似乎瞪他，他嚇了一跳，他見屋裏沒有人，伸出頭向門外招呼！

小順 少奶奶！屋裏沒有人，二少爺出去了。

夢娥（在門口顯出）你望着有人來就叫我，（向裏走）

小順 是。

娥（脚下被矮燈一絆驚叫）噯！

小（用電棒照）怎麼？怎麼？

娥 瞧不見，你照着。

小 慫慫點走。

（小順用電棒照射，夢娥取一電報紙，夾入桌上書內，急從房門出。）

小 慢點，慢點，（用電棒送他出去，又用電棒在桌上照了一會，將一支鉛筆放入口袋內，不足的罵。）他媽的，一點好東西都沒有。

順才（慢慢的從門外入內，劃火柴燃點洋燈，自言自語的）。這個時候，大少奶奶跑到這兒來幹嘛的？

小順：來找大少爺的。

順：怎麼？你又在這兒。

小：我在這裏等你說話。

順：說甚麼話。

小：自然有話啦。

順：你昨天爲甚麼要那樣衝撞二少爺？

小：因爲要討好三少爺呀。

順：你，你就這麼拍他的馬屁麼？

小：自然囉，你昨天不是對我說麼？三少爺要帶我出去，弄得好，可以當官兒，我

不拍他的馬屁，拍誰的馬屁呢？

順：你知道二少爺，也是好人，他說話全有道理的。

小：誰管他是好人是歹人，有道理沒道理，只要他有錢，時常賞錢給下人。他人好

不好，才管不着呢。

順 你這孩子小小的年紀，就這末看重錢嗎。

小 (涵腔滑調)你活到這麼大，難道不知道錢是第一重要？有錢肚子可以不餓，可以買香烟、買絲襪、買香水、(突然嚴重的)你沒有錢，老婆——媽有病沒有藥吃，看着她咽氣。

順 (急)大少爺，肯借錢嗎？

小 不肯。

順 怎麼？不肯，你這孩子，我們把你當做親生的看待。從小待大，你媽病重，叫你和太老爺借幾個錢，你都不肯出力。

小 你真老糊塗，「瞞不著怪床歪」我那裏不出力，我才說了兩句，大少爺就把桌子一拍，太發脾氣，他說沒有錢，你一向跟住二少爺，要借錢跟他借去。他一個錢都不借，一口回絕，叫我有甚末辦法呢？

順（嘆氣）唉！有錢的人都是這個樣子。

小（得意的）誰叫你不拍我的馬屁呢？你應當跟我學學啊。

鑑清（入房中見小順怒）你到這兒來幹嘛的？

小（見鑑清入恐懼極）我、我、我到這兒跟您陪不是。昨天，我……（屈膝）

清 出去！

小 是，（抱頭竄竄而去）

清 老張！愁眉苦臉的做甚麼？

順（唏噓的）我……

清 說呀！

順 我老婆子這幾天病得很利害，本來打算跟大少爺借幾塊錢弄點藥吃。……他不

肯還大發脾氣。

清 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

順 我越想越難過，我四十年前就跟老太爺東奔西跑，老太爺待我像家人一樣，大少爺還是吃我們老婆子奶長大的。跟他借幾個錢都不行。

清 你爲甚麼不找我呢？

順 我受您的恩惠太多了，而且我知道你這幾天也沒錢。

清 現在你打算怎樣呢？

順 我想找二少爺去，可是他太忙。

清 不用了，還是我來幫忙吧，可是對啦，我身上一個錢都沒有。

順 不用，不用。

清 （仔細的檢查口袋）有了，（摸出一支自來水筆）你看！（沉思）

順 怎麼？

清 我有一個很好朋友，——是女人，她在陝西死了，特地託人把這枝筆帶給我做紀念，這枝筆很值錢，你拿到識貨的小店裏，押幾個錢醫病去，等我有錢，再

去贖吧。

順 (感激的) 這……這不……

清 拿去，我的性情你還不知道嗎？！

順 (接過來顫慄地) 二少爺，你真是

(順才出，鑑清坐矮橙上劈木柴)。

順 (復入) 二少爺，我看您還老留有使吧，如果失落……

清 得，得，你真麻煩。去，去，(推之出，復劈柴)

順 (又入) 二少爺！——

清 你真！

順 不是，門外巷子裏，有兩個人找您。

清 就在門口嗎？

順 在巷子裏。

清 好，（走立定）是怎麼樣的人？

順 穿的青布長衫，臉沒有看清楚。

清 嗯——你叫他到這裏來吧，告訴他這兒沒有別人。

順 是（出外）

（鑑清作戒備狀，順才偕學生代表甲乙上）

甲 俞先生！

清 （清鬆的）哦原來是你們兩位，（一一握手）請坐，歡迎得很，喝水麼？

乙 不用客氣。

清 （向順才）你有事云！

順 是，（出外）

清 你們看我這屋子，好麼？

甲 很好！可是似乎狹小一點。

清 有甚麼消息麼？

甲 我們今天又發現一件事。

清 是關於大仁私貨的麼？

乙 是的，剛才我們在張鴻芝家門口打轉，看見你的大哥和一個姓王的進去，還有兩個陌生人着西服的，也進去，有兩個鐘點不出來，我們懷疑得很。

清 這兩個着西服的陌生人，有點線索麼？

甲 他們住在大華旅館二十一號，一個姓尹，一個姓蔡，從上海來的，明兒回到上海去。

清 對，這些事情是要特別注意，現在形勢很緊張，也許他們會有進一步的陰謀哩。
乙 是的，所以我們特地來請教。

這可不敢當，不過可以請蜜司特鄧把這兩個人的特徵寫給我，明天看他們跟幾點鐘車走，我可以想法請上海的朋友，偵查偵查。

甲 好（取紙用自來水筆寫。）

清 外面對於私貨的事，有甚麼議論麼？

乙 自從我們把他公開宣揚出去，民衆非常注意，對於喪心病狂的奸商，憤怒極了，都希望給他們鎗斃，可是有些人背後議論他們知道俞長官是俞鑑泉的哥哥，說他們暗中已經妥協，這件事一定沒有結果的。

清 你的意思怎樣？

乙 我們看俞長官意志非常堅決，大概不致於妥協，俞先生的意思怎樣？

清 我看這個事前不易決定，良心是不可靠的。我們惟有發動羣衆力量，使得羣衆監視和推動這幾件事。

乙 是的，宣傳方面我們已經很努力了。

清 這幾天的救亡工作有甚麼困難沒有？

乙 工作的方法和技巧缺乏，這是沒有經驗的緣故，我們已經接受俞先生的指導！

可是還有許多人事問題阻礙工作的進展，我覺得現在許多人，對於救亡工作仍然缺乏血的認識；還是側重於出風頭，搶地位，搶名義，趕熱鬧不做實事；有許多有地位小要人也是這樣；比如那位方委員是大風劇社的社長，難民救濟會主席，怒吼週刊社長，救亡歌詠隊顧問，其實他甚麼都不懂，甚麼事都不做，祇是跳來跳去，說幾句廢話，（越說越情感）你不請他顧問，他會加你一個罪名，解散你的團體，你請他顧問，他不做事也罷了，偏偏要你的一切事情都給他知道，不告訴他便是違法暴動。告訴他，他也沒時間領導去做。于是他「怕風頭被別人出去」，領導權被別人得去，怕影響他的地位，他的飯碗。于是他索興想出方法阻止工作，延遲工作，對於他們，真沒有辦法。

甲（已經寫好加入談話）個個都要名義，得罪誰都會妨礙工作。這次我們演「放下你的鞭子」，演員只有三個，導演倒有五個，這真是笑話。

清（接過他的紙，望了望）好，明天請你們在車站等候，看跟他幾點的車到上海

去。

乙 我覺得這班人真可恨，爲了他們私人利益，阻礙了救亡工作，他們的罪惡，和賣在的漢奸相差不遠。

清 是的，與其說他們領導救亡工作，不如說他們摧殘救亡工作，不過堅強的抗戰下去，爲了要保障抗戰的勝利，這些會改進的。

甲 最近統一陣線將要成功了，我們很喜歡，俞先生有甚麼意見？

清 由於日本法西斯強盜積極的侵略，同處於次殖民地的中國人民，自應共同的參加這神聖的民族革命解放戰爭。

甲 團結在戰時是怎樣呢？抗戰以後又怎樣呢？

清 如果抗戰到底的決心不動搖，團結愈過是愈強的，雖然當中會發生不可避免的病態，對於「大局」是沒有問題的。抗戰以後，也可以共同建國，建設代表人民利益的國民經濟。和有保障世界和平的民主政治。

乙 以後俞先生可以公開領導我們了！

清 不，我不久要到西北去直接參加戰鬥。

甲 俞先生就要去麼？

清 大概沒有多久了，這幾年，我寫了不少的東西，最近將要整理完竣，打算過幾天到上海接洽出版，就到西北去。

順才（進）二先生！您的一封快信。

清（接信）你還沒有回去麼？

順 剛要回去，老太太叫我上街買東西。

清 三少爺回來沒有？

順 回來了。

清 幹嘛呢？（拆信）

順 在大小爺房裏談話哩。

清 唔。(讀信)

(甲乙聞鑑明歸來立起欲行，鑑清讀完信，快樂異常，雀躍的像小孩子得了大批糖果。年紀減輕了十歲，他跳到桌上大呼)

「自由解放萬歲！」

「民族革命戰爭勝利萬歲！」

(順才與甲乙莫名其妙)

清 (跳下桌來興奮的解釋) 我有幾個同志，坐了五六年的牢，現在來信說，他們已經無條件的恢復自由了，(忍不住又呼口號)

「自由解放萬歲！」

「民族革命戰爭勝利萬歲！」

清 (獨白的) 我們在一道兒做工，一道兒挨餓，一道兒革命，一道兒被捕，現在又完全自由了。(向甲乙) 這幾個都是多年共患難僅存的同志，我們從小就一

這兒在上海東洋紗廠做工，度着那個奴隸的生活。

乙 俞先生做過工的？

清 是的，我們本來就是小資產階級，父親死了，家裏便窮了，那時我在高小唸書，聽見有錢的同學，便不順眼，有一天爲了搶皮球，我把一個同學，他是縣長，的兒子頭打破了。我曉得不敢回去，便上了火車跑到上海，因爲肚子餓，就在日本紗廠做工了。

甲 幾時到廣州去的？

清 做了兩年的工，嘗盡了苦味——日本帝國主義資本家的壓榨是變本加厲，在那個環境下，鬥爭的情緒，一天一天的滋長，我結識了許多朋友，參加了組織，在上海工作半年，又調到廣州去參加了北伐。

鑑明（突然入內面帶殺氣）你在這兒宣佈光榮的歷史麼？！

甲乙（立起）俞官長。

明 你們兩位也在這兒，對不起，請坐，請坐。

甲乙 （很窘的）那裏話，我們有點事，告辭了。

明 不再坐坐麼？

甲 不坐了，再見。

乙 再見俞長官，俞先生。

清 再見。

（鑑清送二人出，鑑明翻閱檢查桌上物品）

清 （回轉見狀玩笑的）別亂翻，鉛筆已經遺失了。

明 （不理會翻得起勁）還裝甚麼鬼！

清 （急止）你怎麼啦？

明 找一件東西。

清 別亂動。

明 去你的。

（翻出電報紙看，俞菲俞揚跑入）

明 （看完怒極顫慄）好！……好！

清 甚麼？（看）這是那兒來的？

明 那兒來的！還不是你們的鬼。叫你監視我，還要謀害我。好！……好！

清 這真奇怪！這裏面一定有原故，這是偽造的。

明 （冷笑）偽造的，你聚集兩個學生在這兒，密談也是偽造的嗎？這不是明明白

白的陰謀。

清 你講話慎重一點，尊重別人的人格。

明 你們有甚麼人格？完全是投機陰謀。

清 （怒握拳）你……（忍住）好我讓你一點，你去把事情弄個明白。

明 我還不明白嗎？你們這些沒心肝的東西，一個抗戰受傷的軍人，你們還要監視

他，謀害他，（咬牙切齒的）沒心肝的東西。

清（怒決裂）好你一定要這末說就這末說吧，聽你怎樣啦！

明好，看咱們誰死在誰的手裏（向門外走）

清（忽然想道一個念頭怒呼）站住！

明（摸鎗戒備）你打算怎樣？

清（悲憤的笑）我知道這個原故了。

明你說！

清（沉痛的）你記住以前我們的仇恨，怕我以後發展對你不利，故意做這個圈套

，陷害我得了，我們現在就拚了吧。

明我還怕你！

（鑑清舉斧頭向鑑明，明舉手鎗。）

某（大哭與弟拉鑑清）二爺！二爺！

母（急入）怎麼啦！怎麼啦！（見狀急挽鑑明手哭。）你們兩個，又要我的命了。

揚（委屈的）奶奶！

母長得這末大了，還好意思不爲嘛事就動手麼？

夢娥（與鑑泉入故意的）怎麼？怎麼？！又鬧甚麼呀！

泉自家弟兄何必鬧得這樣呢。

清好個惡毒的主意！

明（掙脫的）你還誣蔑我，你這沒心肝的東西。

母（拉住哭）你們再要鬧，我就撞死在這裏了。

非揚（哭）奶奶！三爺！

母你們平常都說，你們是爲了人民，爲了國家的。現在國家是這樣危險，人民是這樣受苦，你們還互相的拚死活麼。

明（激動的）好！得了！明天我還是回到戰場，跟日本鬼子拚命，甚麼都不管

了。

（忙甚麼，別氣了。）

明（堅決的）得，明天一定走，（出房門）

——第三幕完——

第四幕

俞氏客廳，陳設與一二幕同。

開幕時：俞鑑泉與呂夢娥正在慶賀喜歡。因為他們的計劃是成功了，鑑泉完全去了不安。精神抖抖的宣揚勝利，夢娥懶揚揚的倚在沙發上，得意的接受他丈夫的賀揚。

鑑泉 我早就說你是女中豪傑，我還記得第一次我到你家看你的時候——是我在高等商業學堂畢業的那天，你正和妹妹在房裏說笑，見了我們便知道是看親的，即忙「噠」了一聲把房門「闔」的關緊，從那一天起，我就知道你是一個角色。

夢娥 呸！那些老話有甚麼可說呢？

泉 老三一走，我身上減輕一萬斤的担子，剩下老二和那些毛頭小子，簡直不用買

賬，可以用強硬手段對付。

娥（得意的）你別這樣得意呀！

泉 爲甚麼我不得意呢，老實說，老三一走，這幾天我自然輕鬆得多，再過幾天呢，就是我們的天下了。

娥 再過幾天怎麼啦？

泉 你不聽見街上人說嗎？消息不好，甚麼大場據說失守了，東洋人在金山衛登岸。

娥 消息不好，怎麼辦呢？！

泉 你放心，別人的消息不好，我的消息卻好了。

娥 怎麼呢？

泉 噢！你不知道我的生意全是東洋貨嗎，我替他推銷貨物，他還跟我搗亂嗎，況

且

娥 怪道街上搬得惶惶的，你到不預備逃難呢。

泉 哈哈！還要逃難嗎？馬上就是我們的世界了，老三一走，再一個變動，就是我們的天下了。

娥 你還要當官兒嗎？

泉 誰說不是呢！馬上你得抓印把子，有甚麼機密事，咱們兩個討論討論才有趣哩。

娥 我的項圈，皮大衣都要買了。

泉 那，那還要買嗎。

娥 難到搶人家的？

泉 所以這個你倒明白了，東洋人進了城，我當了官兒，他們的生命財產要我保護呀，叫人說一聲，跟他們要點東西，他們還不趕快孝敬吧。

娥 意得也當官嗎？

泉 自然少不了他的差使；

娥 那是多麼好玩啊！

泉 所以我說，又是我們的世界了。

娥 (沉醉于官太太的生活) 小菲，和小揚也得好好打扮打扮。小菲呢？幹嘛在房裏哭。

泉 我打了她兩下。

娥 爲甚麼要打她？

泉 剛才意得送來那包東西，我查了一查，小菲看見那枝槍好玩，一定要、這自然不能給她，她纏住不放，我就打了她兩下。

娥 我看你們鬼鬼祟祟的，那些東西很危險嗎？

泉 其實也沒有甚麼危險，不過事前自然要當心些。

(鑑明與小順上，小順持新購物件)

明 把他放在老太太屋子裏。

小 是！(入內)

泉 (攏來) 今天不走麼？

明 是的，今天不走。

泉 那天走呢？

明 我想今天把各事料理料理，明天就走。

娥 對啦，明兒走，今天晚上我們也好替你送送行哩。

泉 你不用生氣，老二就是這包。

娥 是呀，你輕易不回來，回來他就給氣你受，這傢伙真不是東西。

母 (從後出) 鑑明回來了嗎

泉 是，回來了媽！

泉 (假笑的) 老三說明兒就走，媽留他玩幾天。

母 你們也應該留留他呀！

鰲 誰說不是呢！可是也不能就誤他的公事，不能延遲他去打日本鬼子呀。

泉 得啦！媽在這裏陪老三談談吧，我們進去有事。

母 好，你們有事去吧。

（鑑泉與夢娥入內）

明 媽吃過飯吧？

母 吃過了，明兒就走麼。

明 嗯，明兒就走。

母 不能遲幾天嗎？

明 嗯，——是的。

母 就是爲了昨天的事麼？

明 不，我的假期要滿了，前線上打得很緊哩。

母 這次出去，幾時再回來呢？

明 這可說不定，不過我想終有一天會回來的。

母 鑑明你瞧瞧我的頭髮都白了吧？

明 嗯，是的。

母 額上的皺紋又多了麼？

明 哦，是的。

母 現在人是老了，不中用了，一年不如一年，做一兩件事就心裏難過，頭昏眼花了。

朋 哦，是這樣麼，您前年還是很有精神的。

母 孩子這也不能怪你，——你們在外面忙得起勁，年輕的人，不知道年老人的苦楚的。

朋 是的，媽不說，我真不知道。

母 孩子，你可知道媽是疼你的，從小就捨不得你離開，這幾年在外面，我天天担

心，你受了傷，我多心痛，現在又要出去——

明（心慟）媽！我知道對你不住，沒有好好的待奉您老人家，可是我們的國家糟到這樣，日本鬼子要把我們一個個吃下去。爲了國家民衆，真叫我忠孝不能兩全。媽！您從前不是常跟我們講岳飛文天祥的故事嗎！現在爲了國家民族，爲了千萬萬的同胞，不得不不少在您的面前盡孝道了。媽！您是個明白人，這意思，您一定知道的。

母（內心交戰）是的，孩子！你是不錯的，我也知道我們中國人受東洋鬼子的氣受夠了，我也不願意我的孩子們做亡國奴，隨便的給人家欺負，爲了國家，爲了我們子孫的幸福，我願意我最喜歡的孩子離開我，鑑明你放心吧，我不勉強你，你爲國努力吧。

明（感激的）媽！您（難受的垂下頭）……………

母 鑑明你別難受，我知道我們中國可憐的人太多了，果然你們振作一下，只要以

後沒有可憐的人，我們就是苦死了也願意啦。鑑明你別難受，別可憐我一個人了。

明 媽！您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母親（擁抱的）

母 得了，我還替你收拾行李去吧。

（母親從屏門入，但忍不住以手拭淚鑑明見狀不禁嗟嘆，垂頭散步）。

俞菲（從後面嘻笑，跑出身藏一物，見鑑明呼）！三爺！

明（嚥之囁氣）唉！

菲 三爺！三爺！

明 怎麼拉？

菲 你猜後面是甚麼東西？

明 甚麼！給我看。

菲 我不。

朋 給我看，（拉出她的手，吃驚的）信號鎗。

菲 （怕他拿去）給我，給我。

朋 （各拿一半）這是那裏來的？

菲 媽媽房裏。

朋 房裏那兒。

菲 櫃子上面。

朋 你怎麼拿到的。

菲 我爬到櫃上面去拿的。

朋 這個東西是誰送來的，你知道嗎。

是王老叔送來的，我看到好玩，跟爸爸要，他不肯，還打了我，我在房裏哭，

他們出去我爬到櫃上去拿出來了。

朋 還有別的東西麼？

菲 還有，

明 讓我玩一會吧。

菲 我不，我不。

明 你瞧我這兒有大的，（從腰際取出左輪槍）你瞧又大，又好玩。

菲 給我。

明 （下出鎗子）我們換得玩一會吧，好聽三爺的話。（輕輕與之交換）好孩子。

菲 （接受的）小揚呢？

明 在鴻寶家裏，你也去玩吧，別給他丟掉。

菲 好，（跑出六角門）

明 視鎗（獨白的）大板製造的。

（鑑清從六角門入內，見狀和平的咳嗽一聲）。

明 （見清藏起鎗，自語的）回了。

清 回了，明天就走麼。

明 唔，明天就走。

清 最近你在本城經手各事，怎麼結束呢！

明 都在今天可以結束。

清 關於大仁私貨，這件事呢？

明 今天也可以結束吧！

清 怎麼樣結束呢。

明 嗯，——我有個朋友在省政府當檢驗員。我暗地裏已經送去幾尺布，給他查驗，是不是日貨。馬上就可斷定，等一會，就有電話來，並這裏面的關係人，我完全打聽清楚，今天晚上，一定有個結果。

清 一切都計劃了？

明 可以這樣說吧，不過我現在發現這個事還不是這樣單純，今天有很大的發展。

清 有甚麼大的發展呢？

明 噫，——這個——

清 昨天我們又衝突一次，

明 那也許是我過於衝動了。

清 這真是一個很大的誤會，這裏面的情形，你完全明白麼？

明 也沒有十分明白，——因為我急于把各事辦理結束，回到前線，沒有十分追求這件事，可是我知道這不過是女人的挑撥和鬼計吧了。

清 這個我也想到，偽造電報的陰謀，一定要給他有力的揭露。

明 反正今天有個很大的發展，這些事件很容易明白的。

清 有怎樣的重大發展呢？

明 噫——對不起，等一等，再說吧。

清 (進一步的) 你覺得老大有問題麼？——除去私貨以外。

明 有一點，你可知道他的消息麼。

清 我發現他新交接的人頗可懷疑，舉動也灰色得很。

明 他新交接的是怎麼樣的人？

清 對不起，我託人打聽，現在還沒有回答呢。

明 你可知道老大有甚麼實際行動麼？

清 知道是知道一點，可是沒有正式證據。

明 （認爲鑑清無誠意辭開的）大場失守，敵人從金山衛登陸，戰事有很大的發展了。

清 放棄了些地點，是沒有關係的，只要我們的決心不動搖。

明 是的，暫時的失利，是沒有問題的。陳誠將軍說得最徹底，「我們抗戰長至三年五載，即使退守到蘭州迪化，還是不屈不撓的去爭最後五分鐘的勝利」，只要主力不完全崩潰，全國人民都有抗戰到底的決心，個個都不肯做順民，遇到

空隙，裏應外合給敵人一個痛擊，最後的勝利是無疑的。

清 可是要得人民個個都有自覺的抗戰決心，非得改革政治，儘量的開發民衆運動了。

朋 好，我倒希望聽聽你的意見。

清 我堅定的相信，要保證抗戰勝利必須鞏固統一戰線，集中各方人才，革新政治，宣傳組織訓練民衆。

明 你所說的，政府已經注意到，開發民衆的幹部，已經大批的訓練了。

清 其實各方面熱情的青年很多，都是民衆運動最有力的幹部。

明 是的，你真不知道老大實際行動麼？

清 是的，你知道甚麼，我可以幫助你做。

明 剛才我發現一件事。

清 甚麼事呢？

明 噫——

清 可以對我說麼？

明 噫，沒有甚麼，也許是我的幻覺罷。

清 是麼？也許是的。

明 吃過飯沒有？

清 沒有。

明 怎麼還不吃呢？快去吃吧。

清 也好，（珊珊走入但又折回）

明 怎麼？

清 如果你將老大的事跟我講，也許對於你很有幫助的。

明 也許有的，可是等一等再說吧。

清 好，那麼我吃飯去了。

（鑑明見鑑清入內，亦毅然入內，舞台空寂，小順從六角入，張望片刻，鑑明持太陽旗，及信號鎗等物出，小順已隱蔽。）

明（滿面殺氣，將太陽旗放椅肚內搖電話機）喂！——那兒？——警察局，——接警察局，——怎麼？壞了，——警察局電話壞了。（擲下聽筒，又取出自來水筆及名片寫了幾句，呼）小順小順（跑出六角門）小順。

小順 有！（進內）

明（怒）我叫你，你為什麼反向外面走！

小（恐懼的）我，我還以為您在門口叫我哩。

明 你的耳朵那兒去了！

小 是，我實在沒有聽清楚。

明 ……

小 您 甚末分咐麼？

明 王意得這傢伙幾時來的。

小 剛才來的，我在後門瞧見他。

明 是從後門來的麼？

小 是的。

明 他和大少爺在廚房說些甚麼？你知道嗎？

小 我不知道，大概是談生意吧。

明 （決心的）你把這張名片送給警察局局長，請他派一隊弟兄，一半從大門來，一半從後門來，聽我的命令。

小 是。

明 我這名片完全寫了，你就去肥。

小 是，（從六角門出）

明 （獨白的）幹得不錯，爲了整個民族國家，顧不得弟兄，也顧不得家庭，我們不

能讓漢好活下去。

順才（從六角門入）三少爺！

明 怎麼張媽病好了？

順 謝謝三少爺，好得多了。

明 你告假三天，怎麼今天來。

順 昨天我聽小順回去說，說你和二少爺又動刀動鎗，我很不放心，特地來勸勸二位少爺。

明 好啦，現在已經沒有事了。

順 是的，這幾年來外面世道不好，家裏一天一天衰落，別說老太太少爺過不到好日子，我們也苦得要命，大少爺又跟我們不對，我們只有一個指望，就是兩位少爺把家弄好讓我們過點好日子，如果你們再互相拚命，我們還有甚麼指望呢？！

明 好了，我跟你說，現在我和老二已互相諒解了，沒有問題了。

順 真的麼？

明 誰騙你，他剛才還在這兒跟我說話，現在在他屋裏吃飯，你去照應他去吧。

順 是。（興沖沖的向後走）

明 等他吃完飯，請他到這裏來。

順 是。（進內）

（鑑明翻檢太陽旗，及信號鐘，王意得與鑑泉持手槍從後面躡足而出）

泉 （陰險的笑）老三！你在這兒幹嘛？

明 （吃驚的）我瞧一件東西，（摸腰間槍不在）

泉 是偷得來的吧。

明 甚麼話？（想從外跑）

意得 （舉手槍）別動！

明 (鎮靜的) 噢這是做甚麼？

意 (流氓的狠毒) 做甚麼，問問你自己吧？

泉 老三，你是個明白人，到這時候還裝甚麼傻？

明 我倒一點不明白。

泉 (冷笑) 要不是小順告訴我，甚麼都完了。

明 (吃驚的) 小順告訴你？！

泉 (得意的) 嗯，你叫他到警察局去，他從大門走出，後門進來，告訴了我。

明 好小子！

泉 各人有各人的手段，你別以為大爺糊塗到底。

明 好吧，我早就決定了，爲了中華民國，甚麼痛苦都願意忍受，刀槍活埋隨你的便吧。

泉 這又何至于此呢，(惡狠的) 你具我的親兄弟，你雖然無情，我卻不可無義，不

過我勸勸你別做傻事。

明 放屁，要你勸我，你這漢奸，祖宗的臉給你丟盡了，誰還承認跟你弟兄呢。

泉 (陰沉的) 哈哈！少年人火氣真大，爲什麼不多吃一點冰淇淋呢？

明 你要大家都像你一樣涼血動物嗎？

泉 得啦！別鬥嘴啦，又算我輸一次，咱們還得解決終身大事。

明 聽你，怎麼樣我都擔當得起。

泉 沒有甚麼，我們打算請你幫幫忙。

明 別陰險了，有甚麼乾脆一點。

泉 好，今天我們的事情完全給你拆穿了，其實也沒有甚麼，不過我們幾個人，不忍心看見桑梓遭受很大損失，所以組織一個團體，替地方上做點事情，本來就想我一兩個有實力有槍桿的朋友幫幫忙，剛好你知道我們的祕密，自然請你共同加入，好極了，(從懷中取出一紙)就在這上面簽個字吧。

明（回答他冷笑）

泉 好，好，委屈一點簽個字吧。

明（輕蔑的冷笑）你弄錯了，你很想拖我跟你們一樣的做狗嗎？你弄錯了。

意（他是扮演硬性的）簽不簽？快講。

泉 慢點慢點，瞧我的，老三你知道現在只有兩條路，簽個字雖然有點對不住人，可是能多吃幾十年飯。

明 我知道你們弄錯了，你們以為我也怕死做狗嗎？我告訴你，我是中華民國的軍人受着國家的俸祿，人民的愛戴，能夠貪生怕死當漢奸嗎？今天我雖然落在你們手裏，我也得尊從蔣委員長不成功便成仁的教誨，用生命和鮮血報答國家和民衆。

泉 得，得，還打甚麼官話，聽我說，一個人要死容易，要活就難了，年紀輕輕幹嘛要同黃泥亂草做伴去，只要簽個字，就是警察局長，（說出真心話）我知道

縣政府保安隊，警察，以及散兵游勇，都能聽你調動的，我們都希望你能幫忙，你不用傻了，中國有甚麼值得留戀。

朋（給他一個嘴吧）利慾薰昏你的心了，醒醒吧，別做夢了。

泉（怒以手槍對準）簽不簽？

朋不，

泉（向意）打吧！

意好，（描準）（在一髮千鈞時，鑑清突然躍出了）。

（利斧砍在鑑泉的背上）。

（意得一亂，手槍被鑑朋奪去）

（一陣亂槍，意得和鑑泉倒地）

（剛才跑出的夢娥和小順，也波及了）

朋（驚甫定，拭汗，與鑑清握手）謝謝你！

清 沒有甚麼，我們是一條火綫上的戰友。（緊握鑑明）

母 （奔出見狀大勸）鑑泉！鑑泉！

菲 （亦奔入）媽！媽！

揚 （哭）爸爸！

母 （見鑑清與鑑明握手稍安慰）怎麼？怎麼？

明 大哥給我們打死了，媽您原諒嗎！

母 天啊！您們只要好好幹下去，也就算了吧！

清 我們應當好好的幹下去。

明 是的我們應當好好的幹下去，別使得母親和孩子們，太傷心了……

——全劇完——

團 結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 作 人 郝

琴

發 行 人 趙

龍

總 經 售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重慶・宜昌・成都・上海
桂林・柳州・香港・西安
昆明・金華・甯波・漢中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初版（B）

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另加郵費 成

82

473=44

11